



列 宁

論共产主义教育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論共产主义教育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ВОСПИТ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

原書是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57年出版，
譯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33卷。

**列 宁
論共产主义教育**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登記許可証出字第1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250×1168公厘 $\frac{1}{32}$ ；印张3 $\frac{3}{8}$ ；字数79,000

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定价（四）0.28元

统一书号1001·407

目 录

“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速記记录)	1
第十章	1
第十一章	6
第十二章	10
第十三章	13
論我們報紙的性質	15
在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會議上	
的演說(1919年1月24日)	18
俄共(布)党綱草案(摘录)	20
俄国无产阶级專政的基本任务	20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	
演說(1919年12月4日)	31
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12月20日在俄共(布)	
莫斯科市代表會議上的报告)	39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創造新制度	44
从莫斯科—喀山鉄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	
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	47
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50
論无产阶级文化	66
決議草案	66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會議上	
的講話(1920年11月3日)	68
中央委员会給教育人民委員部党員工作者的指示	77

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在

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79
苏維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急遽转变	79
1918年全俄中央执委会論农民的作用	80
我們的錯誤	80
战略上的退却	81
新經濟政策的意义	83
誰将取得胜利——资本家还是苏維埃政权?	83
斗争还将更加殘酷	85
是最后的斗争嗎?	86
我們不應該指望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87
个人利益的原則	88
我們是否会为自己工作?	89
陈旧的方法	91
最大的奇迹	92
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	94
三大敌人	95
第一个敌人——共产党员的驕傲自大	95
第二个敌人——文盲	96
第三个敌人——贪污	96
軍事任务和文化任务的區別	96
日記摘录	98
注釋	103

“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一文的初稿^①

速記記錄

第 十 章

……^① 各国資本家竭力用政治上的一些瑣事、政治領導人物的一些個人問題來轉移人民群众的視線，使他們忽視自己生活中真正重大而深刻的根本問題，而苏維埃报刊对这些瑣事和問題也給了过多的篇幅和过分的注意。因此我們几乎还要重新来解决一个任务，解决这个任务的一切物質前提都已具备，只是缺少对这个任务的必要性的認識和解决这个任务的决心。这项任务就是把报刊由主要报道政治新聞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經濟教育的重要工具。为苏維埃群众服务的报刊，对于政治領導人員的問題，对于无关紧要的政治措施，即各个政治机关的日常工作和例行公事，应当少費一些篇幅。这一点我們必須做到，而且也一定能够做到。报刊应当把实践中直接提出的劳动問題放在首要地位。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也就是說，要公开报道資本主义企业的領導人曾經竭力不讓群众知道的东西。在資本家看来，他們企业的內部組織是一种不能讓局外人知道的商业秘密，在那里他們想做总攬一切、独断独行的人物，他們不仅不准外人批評，不准外人干涉，而且也不許外人看見企业内部的组织。在苏維埃政权看来，恰恰相反，各大企业和农村公社的劳动組織，正是整个社会生活中

^① 速記記錄的前一部分沒有保存下来。——編者注

最主要、最根本、最迫切的問題。报刊应当成为我們加强劳动者的自我紀律、改变資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懶方法的首要工具，通过报刊来揭露各个劳动公社經濟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經濟生活中的一切毛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輿論来根治这些毛病。讓我們报刊上說明所謂迫切事件的資料减少到 $1/10$ (如能减少到 $1/100$ ，更好)，讓那些向全国人民介紹少数先进的国家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的报刊銷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現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劳动組合和农业企业，每一个在土地社会化法令施行以后向新的农业过渡的村庄，按苏維埃政权的民主原則來說都是拥有內部劳动組織的独立公社。在每个公社內，劳动者的自我紀律的加强，他們同做領導工作的專家們(虽然他們出身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合作的本領，以及他們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省人力方面、在防止产品被盜窃(現在我們正遭受駭人听闻的盜窃)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績，——所有这些都应当成为我們苏維埃报刊的主要內容。采取这个办法，我們就能够做到而且应当做到，使模范首先成为道义上的榜样，然后成为在新的苏維埃俄国强制推行的劳动組織的榜样。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有一些人希望和平地、沒有痛苦地說服人类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保証社会主义的实现，于是起来組織劳动公社，这样的例子是屢見不鮮的。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观点、这种活动方式只会引起人們正当的嘲笑，因为在資本主义的奴役制度下，想通过孤立的例子来达到根本的改变，那确实完全是空想，实际上，不是使这些企业奄奄一息，就是使它变成小資本家的联合企业。

这种嘲笑和輕視示范在广大国民經济中的作用的習慣，有时在某些对无产階級取得政权以后的根本变化沒有好好思考的人的身上还可以看到。現在，土地已經不再是私有财产了，工厂也几乎

不再是私有财产了，毫无疑问，在最短期间就会全部收归国有（苏维埃政权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实行相应的法令是毫不费力的），在这个时候，劳动公社的示范作用就有了很大的意义，因为它在解决组织问题时，比任何其他办法都更为优越。正是在今天，我们必须注意各个城市、企业和农村公社中许许多多组织生产的新的经验，使这些经验、这些非常珍贵的材料变成群众的财产。

直到现在，我们还受到资产阶级陈腐舆论的很大的压力。如果看一看我们的报纸，就不难相信，我们在资产阶级提出的问题上费了太多的篇幅。而资产阶级是想用这些问题来转移劳动者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的实际任务。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把报刊从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工具，从报道政治新闻的普通工具，从驳斥资产阶级谣言的工具，变成对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工具，变成向群众介绍按新方式组织劳动的工具。社会主义政党要把不接受整顿自我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号召与要求的企业和农村公社登上黑榜，把它或者列为病态企业，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使它健全起来，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关闭，并且把它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院审判。公开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而且还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解决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在这方面做的所以这样少，就是因为各个企业、各个公社中过去不让人知道的东西，现在仍然照旧是一个秘密，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却荒谬绝伦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能发挥作用的示范力量，在废除了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的社会里会起巨大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在这里人们也许要仿效卓越的典范，而且因为组织生产的卓越典范必然会减轻劳动和增加那些采用优秀组织方法的人员的消费额。上面谈了报刊在改造经济和教育群众方面的作用，现在我们也应该谈谈报刊

在組織競賽中的作用。

組織競賽在蘇維埃政權的經濟任務中應當占有顯著的地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止一次地批評社會主義，說什麼社會主義者否認競賽的作用，說什麼在社會主義的制度里，或者象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說的，在他們的建立社會的計劃里，是不容許競賽存在的。不用說，這種指責是十分荒謬的，它已經不止一次地受到社會主義報刊的駁斥。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總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和組織競賽的另一種形式混為一談。社會主義者從來沒有抨擊過這種競賽，他們只是抨擊競爭。競爭是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一種特殊形式的競賽，是各個生產者爭奪麵包、爭奪市場上的勢力和地位的鬥爭。消滅競爭不過是消滅生產者爭奪市場而引起的鬥爭，而決不意味着消滅競賽，相反，正是消滅了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才可能為組織人與人之間的而不是獸與獸之間的競賽开辟了道路。目前在俄國，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奠定了政權的基礎，而經濟特點是俄國的幅員遼闊，具備極多種多樣的條件等等，因此，正是現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競賽應該是我們的一項最重要而又最有成效的改造社會的任務。

我們主張民主集中制。但是必須認清，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同官僚主義集中制，另一方面同無政府主義的區別是多麼大。反對集中制的人，常常把自治制和聯邦制當做防止集中制的一切差錯的方法。實際上民主集中制不但絲毫不排斥自治制，相反地，是以必須實行自治制為前提的。實際上，如果聯邦制是在合理的（從經濟觀點來看）範圍內實行的，是根據那些真正需要某種程度的國家獨立性的重大民族特點建立起來的，那末它跟民主集中制也絲毫不抵觸。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特別是在蘇維埃國家結構的組織下，聯邦制往往是一種向真正的民主集中制過渡的步驟。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例子特別清楚地表明，我們目前實行的和將要實

行的联邦制,正是把俄国各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

民主集中制决不排除自治制和联邦制,同时也丝毫不排斥各个地区以至全国各个公社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經濟生活方面有采取各种形式的完全自由,而且相反地还要以这种自由为前提。把民主集中制同官僚主义和公式主义混为一谈,是再错误不过的了。我們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經濟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铁路、邮电和其他交通运输等經濟企业的工作有绝对的严整性和统一性;同时,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顺利地发展。因此,組織竞赛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要求实行上述的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它表示可能找出改革俄国的經濟制度的最正确最經濟的办法。一般說来,这种办法大家都是知道的。这就是向建立在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大經濟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經濟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国家劳动公社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这种多样性愈是丰富(当然,不是标新立异),我們就能愈可靠愈迅速地达到民主集中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經濟。現在我們要組織竞赛,就是說,要保证进行公开的报道,使国家所有的公社知道各个地区經濟发展的情况;其次,可以評比这个和那个公社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成就;最后,可以保证各个公社实际运用其他公社取得的經驗,可以保证相互交换在国民經济或国家管理的有关部門中显得最好的物力和人力。我們过去受尽资本主义制度的压抑,所以現在不可能确切地設想,在劳动群众中,在这个大国

的各种各样的劳动公社中，在一向死气沉沉、忍气吞声地执行资本家的计划的知識分子中，蘊藏着多么丰富的力量，在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下还能够發揮出多么巨大的力量。我們的工作就是要为这些力量扫清道路。如果我們把組織竞赛的任务作为我們国家的任务提出来，那末，在实行苏維埃国家制度的原則的条件下，在廢除土地、工厂等私有制的条件下，我們一定能够取得成績，而这些成績会給我們提示出未来的建設形式。

第十一章

在我开头提到的苏維埃非常代表大会的決議中談到，必須建立一个严整的和巩固的組織^①。目前俄国的苏維埃机关和經濟單位的組織性都很差。可以說，严重紊乱的状态还占着上風。

但是，如果把这种状态看成是瓦解、破产和衰落的状态，那是不对的。资产阶级的报刊这样评价，那显然是因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迫使人們这样看問題，或者更确切些說，迫使人們装出他們就是这样看問題的。其实，任何人只要多少能够从历史上來观察事物，就一分鐘也不会怀疑，目前的紊乱状态是过渡状态，是从旧到新的过渡状态，是新事物不断成長的状态。从旧到新的过渡如果进行得象1917年2月起在俄国所进行的那样剧烈，那当然首先就会大大地破坏社会生活中的陈旧的和腐朽的东西。很明显，在寻找新事物的时候，不可能立即得到象过去几世紀來所形成的并且保持下来的那种确定不移的、几乎是固定不变的形式。目前的苏維埃机关和那些懂得要在工业中实行工人监督的經濟組織仍然处在醞釀和極不稳定的阶段。在这些組織中，爭論或开群众大会自

① 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183頁。——編者注

然比做实际工作要多一些。不这样做也不行，因为不吸引新的人民阶层参加社会建设，不激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觉醒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谈不上什么革命改革。进行无数次争论，开无数次群众大会（关于这一点，资产阶级报刊谈得很多也很恶毒），对那些在社会建设方面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群众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即从历史上的沉眠转向新的历史的创造的过渡。至于说这种过渡在有些地方被拖延，或者教育群众从事新的工作进行得不象一个习惯于单独进行工作，并且不懂得什么叫发动千百万群众参加独立政治生活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快，那完全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解了这一点，同时我们还应当了解在这方面已经到来的转变。当苏维埃机关还没有在全俄各地普遍建立，当土地社会化和工厂国有化还只是一种例外现象的时候，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公共管理还不能超出（如果从全国范围来说）预先争论的准备阶段、讨论的阶段和解释的阶段。现在转变已经来到，苏维埃机关已经在全俄各地普遍建立起来了。它已经从大俄罗斯一直伸展到俄国绝大多数其他的民族中。农村中的土地社会化和城市中的工人监督已经不再是例外现象，相反，已经成为惯例了。

另外，在保证大多数居民有维持起码生存的条件，保证他们免于饥饿方面，国家也正处在极其困难、甚至万分危急的境地，——这些经济现状迫切要求取得一定的实际效果。农村的粮食可以自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只有在真正能够完全精确地计算所有的粮食并且善于最节约地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居民的情况下，农村的粮食才能自给自足。要正确地分配粮食，就必须有正常的交通运输。而交通运输恰恰被战争破坏得最严重。要在象俄国这样一个土地辽阔的国家里恢复交通运输，就特别需要一个严整和巩固的组织，或者真正需要几百万个象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人。现在这个转折点正好来到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丝毫不应当中断训练

群众参加社会上一切国家的和經濟的管理工作，絲毫不应当妨碍群众極詳細地討論新的任务（相反，应当尽一切力量帮助他們进行这种討論，使他們能够独立做出正确的決議），同时，我們应当严格地区分两种民主职能的范畴：一种是爭論和开群众大会，另一种是对各項职务建立極严格的責任制，并且无条件地在劳动中有紀律地、自願地执行指令和命令，使經濟机构真正能象鐘表一样工作。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在几个月以前要想提出这种要求，那是学究式的想法，甚至是恶意的挑撥宣傳。一般說来，进行这种改革是不能用任何法令或指令的。但是，現在时机已經到了，实行这种改革已經成为我們整个革命改造工作的中心环节了。現在改革的准备工作已經做好，条件也已經成熟，不應該再拖延和等待了。不久以前，在討論改組和正确安排鉄路运输的問題时，發生了这样一个問題：一长制（也可以称为独裁制）同一般的民主組織，特别是同委員制的管理原則，同苏維埃社会主义的組織原則有多少一致的地方。显然，最普遍的意見是認為根本談不上什么一致，認為一长制無論同民主制、同苏維埃国家型式或者同管理方面的委員制都是勢不兩立的。这种意見真是錯誤到了極点。

民主組織原則（其高級形式，就是由苏維埃建議和要求群众不仅積極参加一般規章、決議和法律的討論，不仅監督它們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規章、決議和法律），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討論，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誰在某种个别情况下負責一定的职务，誰負責执行一定的命令和在一段時間內負責領導全部劳动中的一定过程等方面，就可以容許有最小的混亂和无秩序的現象。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選擇負責的領導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換他們。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檢查他們活动的每一个細小的步驟。群众应当有权提拔任何工人群众担任領導职务。

但是这丝毫不等于集体的劳动过程可以不要一定的领导，不要明确规定领导者的责任，不要由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建立起来的严格制度。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团结成一个象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末无论是铁路、运输、大机器和企业都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不能使自己的机关象大机器工业所应该工作的那样进行工作，那末也就谈不上实现什么社会主义了。正因为这样，所以在目前，当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相当巩固，顽抗的敌人即顽抗的剥削者的主要战线已被彻底粉碎，再不能为害的时候，当苏维埃机关在培养人民群众独立参加整个社会生活这方面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就是把争论、开群众大会同绝对执行领导者的一切命令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就是说要把培养群众实行某项措施和监督这项措施的实行这一必要的、有益的并且为任何一个苏维埃所完全认可的工作同实行这一措施本身区别开来。现在群众能够（这是苏维埃给予的保证）掌握全部政权，并且能够巩固这个政权。但是，为了避免那种现在使我们受害非浅的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现象，就必须对每一项职务确切地了解究竟是哪些人被选上了领导岗位，对整个经济机构的工作负责；必须尽可能经常地利用一切机会使被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员对整个经济机构实行一长制的管理。必须自愿地执行单一领导者的命令，必须从争论、开群众大会、执行命令，同时又进行批评、检查、纠正的混合方式，过渡到一个机器企业应有的极其正常的工作过程。俄国极大多数的劳动公社、工人和农民正在开始执行并且已经执行这个任务了。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就是要解释现在已经到来的转变和用法律肯定这种转变的必要性。

第十二章

实际主义和求实精神在革命者中間是一个不大受欢迎的口号，甚至可以說是最不受欢迎的口号。十分明显，当革命者的任务是摧毁資本主义旧社会的时候，他們必然会以否定和嘲笑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口号。因为实际上，这个口号当时是以某种形式来掩飾同資本主义調和的意图，掩飾削弱无产阶级冲击資本主义基础和反对資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意图。十分明显，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这个政权得到保障以后，在着手大规模地建設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基础以后，情况就会根本改变。正象上面所指出的，我們現在絲毫沒有权利削弱說服人民群眾相信我們思想正确的工作，削弱粉碎剝削者的反抗的工作。这两項工作的主要方面我們已經完成了。現在实际精神和求实精神正是当前主要的口号。由此可見，吸收資产阶级知識分子参加工作是当前的一項迫切的和必要的任务。如果把把这个任务看成是什么政权的动摇，对社会主义原則的背弃或者不可容忍的同資产阶级的妥协，那是荒謬可笑的。發表这种意見，就是毫无意义地重复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活动时期所講的話。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执行我們的革命任务，并且使这些任务不致成为空想或天眞的愿望，而真正变成现实(迅速地实现)，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們現在应该把实际精神和求实精神貫徹到組織工作中去作为当前首要的迫切任务。現在問題就在于从各方面着手实际地建設一座大厦，大厦的圖样我們早已繪好，它的地基我們曾經極其奋勇努力地爭取过，并且已經牢固地爭取到了，建筑材料我們已經充分准备好了，現在就应当搭起脚手架，穿起工作服，不要怕輔助材料弄髒衣服，应当严格地执行实际工作的領導者的命令，应当把这座大厦建

造,建造,再建造。

在提出我們的任务时,人們有时对上面所說的变化是多么不了解,这一点从不久以前关于工会作用的爭論²中也可以看出来。有这样一种观点(孟什維克支持这种观点,当然是怀着明显的挑撥目的的,也就是想慫恿我們采取只对资产階級有利的措施),說什么工会为了保持和巩固无产階級的階級独立性,就不应当成为国家的組織。这种观点常常用劳动反对資本和必須保持无产階級的階級独立性等冠冕堂皇的、用慣了的和背得烂熟的詞句来加以掩飾。实际上,不論过去或現在这种观点不是资产階級的最粗暴的挑撥,就是根本不了解或者盲目地重复昨天的口号;只要分析一下目前历史时期的已經改变的条件,就可以証明这一点。昨天,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資本和捍衛无产階級的階級独立性。昨天的口号是不信任国家,因为这是资产階級的国家。今天,国家已經成为无产階級的国家。工人階級已經成为国家的統治階級。工会正在变为并且应该变为国家的組織,它首先担負着根据社会主义原則改組整个經濟生活的責任。因此把旧的工会主义的口号用于現在的时代,就是放弃工人階級的社会主义任务。

同样,說到合作社也是如此。合作社是商店,任何变动、改善和改革都不能改变这一点。資本主义的时代使社会主义者習慣于这种观点。毫無疑問,当合作社还是資本主义制度这部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的时候,这种看法正确地反映了合作社的实質。但是問題就在于,从无产階級夺得国家政权的时候起,从无产階級的国家政权着手有系統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起,合作社就起了根本的原則的变化。这是一种由量到質的变化。合作社作为資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小島,它是商店。但是,如果合作社普及到土地社会化和工厂国有化的整个社会,那它就是社会主义了。当资产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被剝夺以后,苏維埃政权的任务显然(主

要)在于把合作社机构普及到整个社会,使本国的全体公民都成为全民的合作社社員,或者更确切些說,成为全国的合作社社員。如果我們借口工人合作社的階級性而迴避这个任务,那我們就是从无产阶级已經取得政权的时代退回到沒有取得政权的时代的反动分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治活动和經濟活动中表現了两种傾向。一种傾向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过舒适的、不愁温飽的生活,但是这只有无产阶级中的少数上層分子才能做得到。另一种傾向就是领导全体被剝削的劳动群众用革命去推翻整个資本的統治。很明显,当第二种傾向取得胜利,当資本已被推翻并且必須开始建立全民的社会主义合作社时,我們对合作化运动的任务和条件的看法就根本改变了。我們应当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社达成協議,就象同无产阶级的合作社达成協議一样。我們用不着害怕。从我們这方面來說,如果害怕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社达成協議,那是可笑的,因为我們現在是执政者。我們需要这样的協議,以便找到切实可行的、方便的、对我們适合的形式,从部分的、零散的合作社过渡到統一的全民合作社。我們既然掌握了国家政权,就用不着害怕同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協議,因为这种協議必然使它們服从我們。同时,我們应当了解,我們是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代表,現在工人阶级已經成为国家的統治阶级。因此,工人合作社应当领导使各个合作社轉变为統一的全民合作社的运动。工人阶级不应当脱离其他階層的人民,而应当毫无例外地领导各階層人民,把他們全部联合到統一的全民合作社里去。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哪些实际的、直接可行的过渡措施,这是另外一个問題。但是应当明确地意識到并且断然地决定,現在全部問題就在于这个实际的过渡,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应当着手做这项工作,应当試驗一切改革措施,并且無論如何要實現这个过渡。